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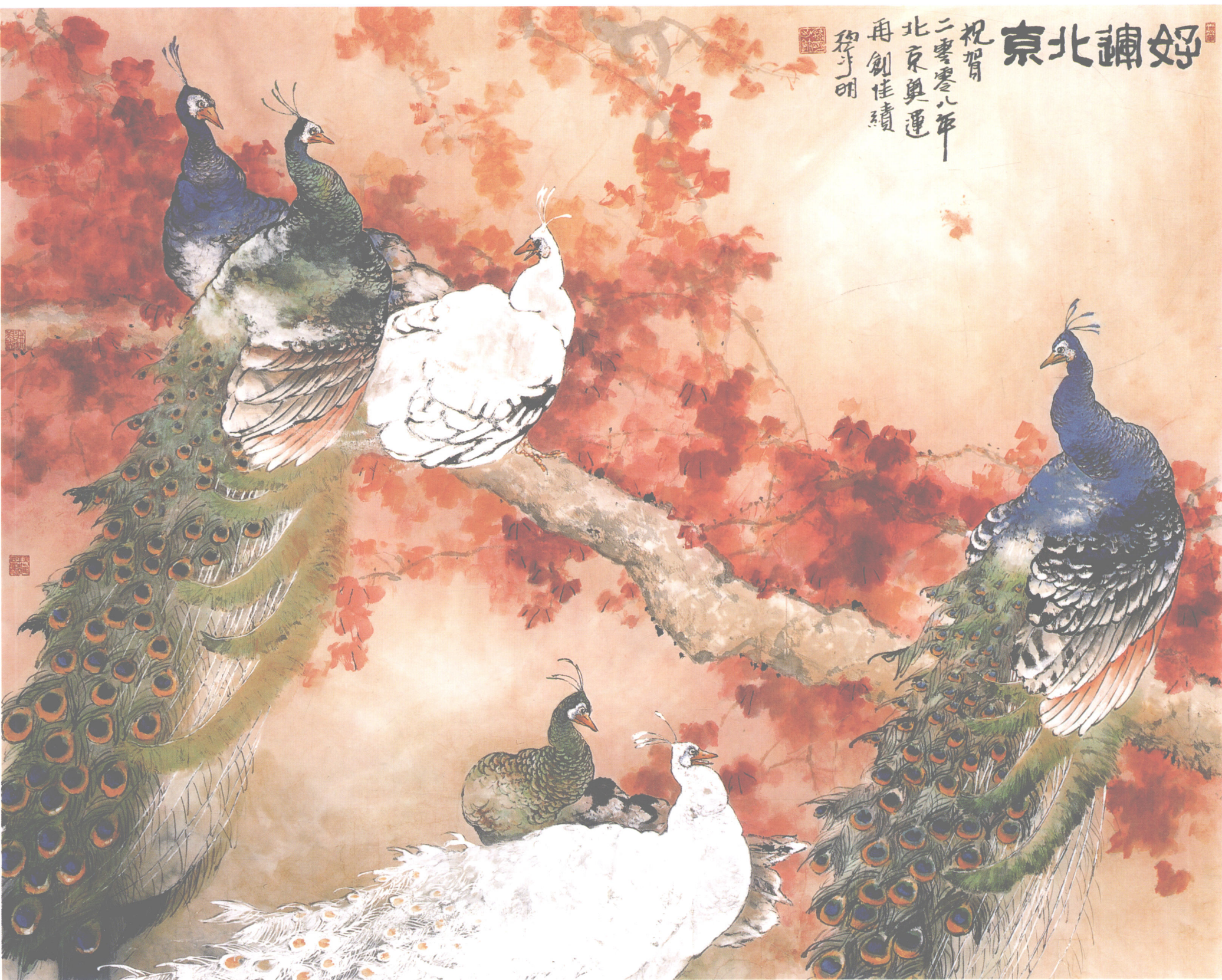
黎明彩墨孔雀

DANGDAI SHILIPAI HUAJIA YISHU YANJIU

LI MING CAIMO KONGQUE

主编 贾德江

他在孔雀的美丽中注入他的功力与创造、内涵与想象，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和心灵在感受生活和自然中直接捕捉“画外意”与“意外妙”。他始终以一种充满爱意的心，把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理想，寄情于笔端，创造出异彩纷呈又洋溢内在美的动人意境。



编辑人语

上世纪初,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高扬改革中国画的旗帜,提倡折衷中西,拓展题材,反映现实,表现时代。高剑父提出“不能离古,又不能泥古”的口号,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突破,创作出新时代的新国画。当代著名画家黎明先生继往开来,发扬了岭南画派前辈大师的精神,创造性地开拓自己的艺术天地。他广采博取、锲而不舍,早年私淑岭南画派,得其高剑父大师晚年的真传,又精研五代宋元明清诸家,后熔中西古今于一炉,并以造化为师,重视写生,使得他的绘画博大雄奇、秀雅挺劲、生机勃勃,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就花鸟画而言,黎明是一位全面发展的花鸟画家,不仅表现题材十分宽泛,表现手法也极为丰富,尤以善画孔雀蜚声海内外。他传统功力深厚,刻意求新,体现在他的孔雀作品中,表现为“翠彩生动、金羽辉灼”,墨彩交融,生意盎然,雅丽别致,笔墨超脱,立意新颖,蕴涵深邃。他笔下的孔雀造型严谨,以神写形,“寓工于写”,“工而有意”,呈现出细腻深情、天真灵动、幽静高雅的艺术风格,毫无媚俗之感。他的笔端充满情意,入于传统之中,出于传统之外,以书入画,讲究骨法用笔,线条具有强烈的动感、节奏和情绪性;他的设色恬淡润丽、冷暖相间,有泉石跌宕之致,不守绳墨,又游刃有余。他在孔雀的美丽中注入他的功力与创造、内涵与想象,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和心灵在感受生活和自然中直接捕捉“画外意”与“意外妙”。他始终以一种充满爱意的心,把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理想,寄情于笔端,创造出异彩纷呈又洋溢内在美的动人意境。

黎明先生多才多艺,以花鸟、山水、人物兼长而著称于世,成就辉煌。特出此彩墨孔雀专集,介绍他独具特色的画作,以供广大读者欣赏和研习当今岭南画派的新风范。

文
贾德江



■ 黎明

■ 原名黎国安,1929年生于澳门,祖籍广东省南海市。早年师从罗宝山习人物画,1940年师从高剑父习岭南画法,1944年加入春睡画院。曾任香港艺术馆名誉顾问、市政局香港艺术推广顾问。

■ 现为春潮画会会长、全港青年学艺比赛评判、国际女画家联盟顾问、高崎市日中书画院顾问、高剑父纪念馆顾问、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中国中央书画艺术研究院顾问,杭州市西湖国画艺术研究院顾问。

■ 其作品于1946年代表春睡画院展出广州,1956年入选华南美展,1958年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及美国新闻处主办的东南亚巡展,1962年被邀请参加今日香港艺术大展,1962年、1963年代表香港入选英联邦艺展。曾多次在广州、上海、香港及日本、美国、澳洲、马来西亚等地举办个展和联展。

■ 出版有《黎明画集》、《黎明、黄咏贤画选》、《黎明岭南派山水》、《黎明新院体花鸟画艺术》、《墨彩乡思》、《当代名家黎明写意山水》、《当代名家黎明写意花鸟》等。

■ 入选的画集有《当代联邦之艺术》、《藏画精选》、《香港艺术家——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现代中国山水名家画集》、《番禺博物馆——馆藏集珍》、《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山水卷》、《中国当代美术全集·花鸟卷》等。

当代花鸟画家黎明艺术档案

封面/好运北京(局部) 2007年 纸本

封底/孔雀(局部) 1960年 纸本

承古韵而求新意

——岭南派大家黎明彩墨孔雀赏析 贾德江

王刚先生雅正
乙酉初秋黎明彩墨孔雀并题
台作和鸣图于宝山房



和鸣图 2005年 纸本 137cm x 69cm

黎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家，以花鸟、山水、人物兼长而蜚声海内外，系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的学生。在当代岭南画派传人赵少昂、黎维才、关山月、杨善琛四大名家相继谢世之后，黎明是唯一一位活跃在香港和大陆两地画坛上的高氏门下的嫡传弟子。因此，对黎明先生的艺术，不论是他的山水、花卉、翎毛、走兽、人物，还是工笔、写意、半工半写以及泼墨、泼彩等多方面成就和艺术特色加以条分缕析，予以全面的、深入的、分类的研究和总结，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们以他的艺术作为个案，进一步透析岭南画派的风骨意蕴，还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岭南画派以更为广阔的发展契机。

黎明先生于1940年正式拜高剑父为师学画，到1951年高剑父的仙逝，整整11年，他亲密地与高剑父缔结了一种亦师亦父的非常关系，深得高剑父的真传。六十八年心无旁骛，丹青不辍，黎明以其自然清新、严谨扎实的造型语言和浓郁的抒情意味与强烈鲜活的色彩，高举岭南画派大纛，创造性地开拓自己的艺术天地，既有高师的精魂，更有他自己千锤百炼的心得。“黎式山水”老辣苍翠，韶秀幽深；“黎式花鸟”墨彩流溢，艳丽典雅。这里有继承，也有创新，这里有真诚，更有胆略，他那胎息于中华大地的心智和被岁月磨砺的画笔，始终贯注着不可遏止的创造激情。对黎明来说，关键不是去保持什么画派风格特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宏扬光大恩师高剑父的岭南画派的精神，如何以敏锐的感觉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赋予自己的艺术境界以强烈的时代感。

就花鸟画而言，黎明是一位全面发展的花鸟画家，不仅表现的题材十分宽泛，敢于涉猎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而且表现手法极为丰富。无论是工笔细写还是工写相间，抑或是写意画作，黎明都以新意驾驭，重视笔墨情趣、彩墨共辉，强调意境的营构。多年来，他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风格，提倡师法自然，重视写生，在精研两宋院体花鸟画的基础上，吸纳宋元明清诸家之神髓，发扬岭南画派善于渲染之所长，大胆借鉴西方的光影、色彩的现代表现手法，熔中西古今之精华于一炉，使画面墨色丰富，变化多端，生机勃勃。在他的作品面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状态，寓工于写，意从工出，埋伏了雄强之骨和清远之韵。他一往情深地驱遣着自己的画笔，潜心于生活之中，游目骋怀，广撷博取那些最能令人产生感性生动的审美意象。他笔下的春枝、秋叶、夏荷、冬梅、山花、野卉、芦草、紫藤落笔生韵，著手成春；他纸上的麻雀、燕子、鸳鸯、鸿雁、玉兔、鹌鹑、双鹭、野



锦羽清晖 凌风高翔

2007 纸本
83cm × 153cm

鸭、火鸡、仙鹤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他挥写的苍松、翠柏劲健挺拔，郁郁葱葱；他烘染的游鱼、雄鹰活灵活现，生动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东坡这句哲理名言，应是黎明花鸟画的绝妙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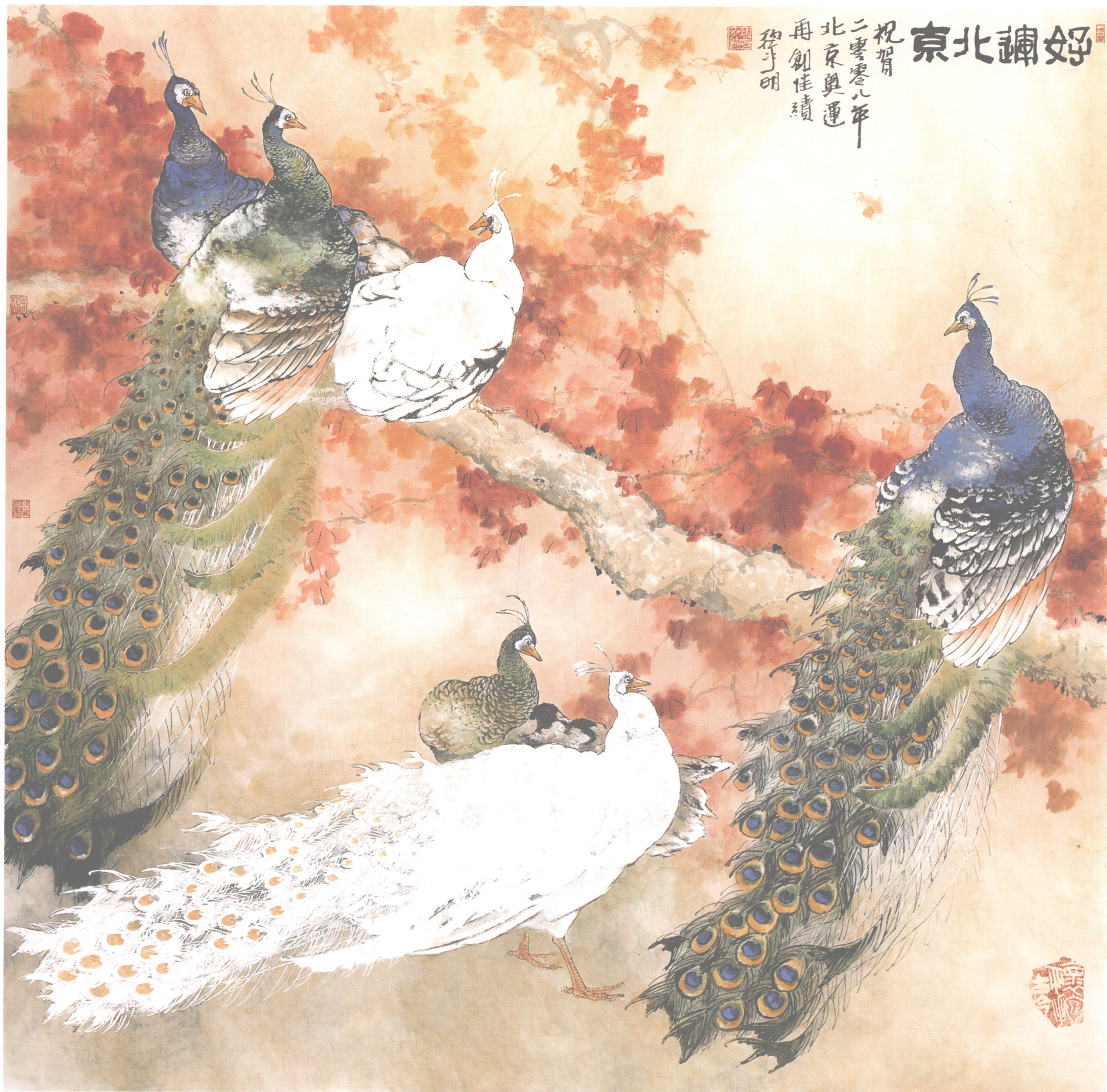
在花鸟画中，黎明又以善画孔雀而闻名遐迩。这是他最钟爱的题材，是他花功夫最多的题材，也是最能体现他风格与内心世界的题材。作为“鸟中之冠”的孔雀，以其美丽的造型和富贵的象征历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历代画家喜爱表现的题材。古代有边鸾，近代有刘奎龄，都是画孔雀的高手。在当代中国画坛，画孔雀者也不乏其人，有工笔画法也有意笔写之，但要表现得像黎明笔下“翠彩生动，金羽辉灼”精妙之极的孔雀，尚不多见。黎明的创作高度，在于“环境”与“孔雀”的生活化，传递

的不是文人的忧患意识与自我遣兴，而是完全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的颂扬。比如那阳光和空气中散发着馨香的桐花枝上的孔雀，那趁着风势骋翅于金花间的孔雀，那花团锦簇中顾盼传情的孔雀，那群立于紫荆花开之中与百鸟和鸣的孔雀，表现的都是明朗、高贵、昂扬的孔雀之姿，给人以充满阳光的、拥抱生活的现实精神。

他的作品造型准确，生动逼真，但又绝非是自然的照搬和再现，而是通过自然，反复观察，认真揣摩，捕捉“物之微妙”，研究“物之理”，描写“物之神”。黎明凭借敏锐的感受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纯熟的写实技法描绘要表现的对象，将他的意念和意趣倾注在作品之中。通过对孔雀的观察和写生，他掌握了孔雀的习性和飞、栖、食、行的生活特征。同时对孔雀的解剖、羽片的构成、羽毛结构间的起伏及形色变

化也作过细致地研究和了解。正是由于他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知识，所以对孔雀的瞬间神态、动势，都能心手相应自如地表现。从许多精品来看，黎明笔下的孔雀不以表面的真似和熟练的技法为目的，而是将宋代院体花鸟画的注重再现客观、注重对象形神的刻画发展为注重表现客观、注重作者心性的抒写，形成“以工写意”的绘画特色。“意”是工笔花鸟画的灵魂，即借助花鸟这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个性情感，既要“与物传神，尽其妙”，又要通过绘画站在更高层次上，追求新的意境、新的情趣。

纵观中国工笔画坛，多数工笔花鸟画家迷醉于精细不苟的工整刻画，热衷于搞面面俱到的繁琐哲学，一味地因袭古人，循守旧法，以为工笔花鸟画在形象上越具体、越细致、越真实越好，完全忽视了作者本人“意”的表现，使作品缺乏情趣与生命力。黎明的



好运北京 2008年 纸本 183cm × 183cm



孔雀早已走出传统意义的形神规范,他在孔雀的美丽中注入了他的功力与创造、内涵与想象,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精神,把孔雀看成是中华民族美好的象征,画出了炎黄子孙神圣的尊严和高贵的气质。他画《霓裳歌舞庆回归》,表达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祝福;他画《紫荆花开,百鸟和鸣》,抒写他对太平盛世的赞颂;他画孔雀的《花团簇锦》,描绘他心中的追求和向往,他画《桐花俪影》的亲密无间,他画《帝苑珍禽》的雍容华贵,他画《白孔雀》的高洁,他画《绿孔雀》的妩媚,他画《好运北京》的欣欣向荣,表达他对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真情祝贺。

“工而有意”是黎明工笔花鸟画的本质特征,在他众多的孔雀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把孔雀的灵性、自然神态以及各异的习性特征,连同孔雀在大千世界里的天真意趣都充分地刻画出来,由对作品追求传神进一步为传意,而这一步的达成靠的是画家的人品学养、才情思想,也是画家情感的表现。古代工笔花鸟画取象单纯精粹的特点被继承下来,但比之古人,黎明更强调了花鸟与其生存空间的密切联系,花与鸟开始在大自然中融出融入,开始与山水共生共荣,开始作为人类生存环境不可缺少的生态展现出无尽的生机,成为与现代人的感情生活和审美体现更密切的对象。

古代兴盛期的花鸟画家,虽曾认识到花鸟画“移神遐思”的“寓兴”功能,接触到创造意境的问题,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往往沿袭传统惯性,走向了类型化与象征化。黎明的工笔画则以“工而尚意”的明确认识,以现代人的眼光和心灵在感受生活与自然中直接捕捉“画外意”与“意外妙”,既保持了新鲜强烈的“览物所得”,又以所养所崇升华了境界,因而创造了异彩纷呈又洋溢着内在美的动人意境。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祥和恬静、圆润兴旺的氛围,孔雀在丽日和风中自由行走栖息,幽静雅致,清新悦目,他把华贵、典雅、高洁、美丽、生命与希望带进他的孔雀图中,他把对美好生活的祈望与赞颂都融化在他的作品中,使孔雀带上人格与人品的神采,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不只是纸上图画,更是画家心中的理想。

在绘画技法上,黎明很重视笔墨本体的品质和意趣,行笔转折、顿挫劲健有力,尤其是对线的运用,走势沉着,颇具书法内功,遒劲而优美,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变化。黎明的用色,更趋于西画。他的画明显地是在保持传统设色古雅清淡的格调上,大胆地发挥西画色彩的鲜明与响亮,再用浓淡不同的笔痕墨迹加以勾染,甚至把水彩的画法引进他的花鸟世界,使他的作品焕发一种永远的鲜活与和谐。显然,画家用笔、用墨的轻重、软硬、干湿、浓淡、层次以及用色的色相、色调、色性,都是出于对物象神形的塑造和艺术效果来加以考虑。例如对孔雀羽片、尾屏五色金翠线纹的刻画是那样的

(附局部)

绿孔雀 2004 纸本
137cm × 69cm

花天下惜翠襟丹啄不勝嬌



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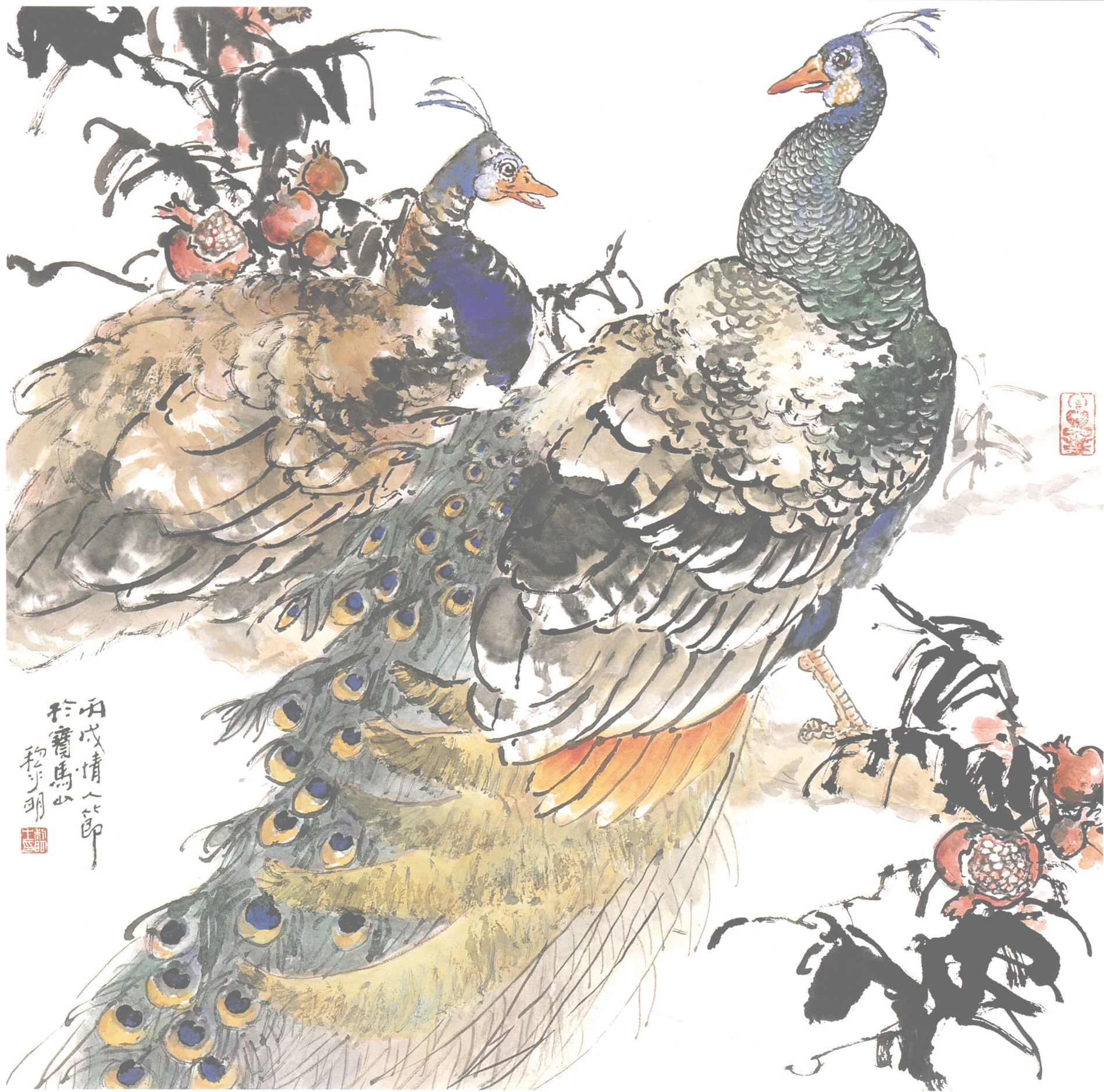




紫荆花开 百鸟和鸣 2005 纸本
138cm × 364cm



紫荆花開百鳥和鳴
二〇〇五年夏 黎明



石榴孔雀 2006年 纸本 69cm × 69cm

逼真，是那样的富于质感、量感。这样的效果，都是在晕染、皴擦、烘托技法的基础上加上勾勒填色而成，同时把羽毛的光洁柔软与硬挺、薄厚、疏密、明暗起伏，以及表皮下的肌肉与骨骼关系都恰到好处地、十分出色地表现出来。尤其对白粉的使用，使他的花鸟画别具风致，常常因白粉与色墨的比衬交融，造成明丽清快的情调与粉光融融的意味。

在构图和布局上，黎明不再是传统的对角式、三角式、十字式等等，而更多地采取一种视角可以自由转换的图式，讲究奇特、别致、新颖的不同凡响，至于疏密变化、浓淡对比、宾主呼应、虚实关系，无一不是贴切、周密地予以处理。在他的孔雀作品中，背景常用树石花木来衬托，采取半工半写的手法，有些稍复杂具体，有些则寥寥数笔，看似漫不经心，却把主体衬托得更加突出，更加真实可信，画面的空间感和气氛也更加浓郁。细读作品的背景，不论是苍松翠柏还是芦草桐花，也不论是繁花似锦还是老树横桠，画家都匠心独运地考虑到它们间的穿插配合、整体和局部的变化，使主体与背景之间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统一协调。尽管只是一枝一草、一花一叶，画家也不潦草从事，而是反复推敲写就。

一言以蔽之，黎明的孔雀作品在于一个“情”字，“一花一叶总是情”。他始终以一种充满爱意的心理，把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理想，寄情于笔端。意是寄情，境由心造，情景交融构成他作品的高蹈境界。画家在生活中只有对景物有了强烈的感情，才会鼓起想象的羽翼，只有胸有情思，注情入景，笔下才有韵致，才会创作出令人感动的作品。在这一前提下，黎明笔下的孔雀，都不是简单的生活再现，也不是自然现象的罗列，而是用具体的、感情的形象来表达画家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并通过想象甚至联想，体现为一种诗情画意和独特的观照方式。这种方式与其精神人格相合，与心灵境界默契，摆脱了通常花鸟画的浅薄，透出一种感情的抒发和文化精神意味，而其中处理手法、图式意趣表现出的自然精神与人的精神交相辉映，形成了黎明艺术境界、精神境界的独到之处。“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番灵奇”，黎明的作品因此具有打动读者引发思绪的生命力，从而在情牵梦绕中萌生诗意，更耐咀嚼品味。

2008年5月15日于北京王府公寓

2004 纸本
177cm × 97cm

桐花俚影

(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





宋院画风骨的创新

——试论岭南派大师黎明彩墨孔雀

● 颖 研

《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罗列近百年来(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花鸟画家佳作, 百花齐放, 多姿多彩。当中岭南派巨匠, 除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 还有几位代表画家, 如赵少昂、杨善深、关山月、黎明、黄独峰的作品, 亦各有特色。黎明入编作品之一是收藏于香港艺术馆于1960年创作的《孔雀》, 这是新宋院画的代表作。又如较早期于1949年画的另一幅《孔雀》、1951年的《唱随》都是黎明认真钻研宋院体花鸟画的典雅代表作, 也就是实践高剑父所倡导“宋院画的现代研究”之“新宋院”画法的典范。黎明从1944年起在高剑父指导下从事宋院画的研究, 从钻研清初恽南田等花鸟画再远溯宋院风骨, 并致力写生, 师法自然, 建立个人的艺术风格。他的花鸟翎毛作品如雄鹰、鹅雁、家禽、野鸟、孔雀、鹤鹭等设色艳丽典雅而充满生气, 一丝不苟而形神兼备, 一洗传统院画刻板柔弱之通病, 而形成“新宋院画”的艺术特色。

几十年来，黎明以善画孔雀饮誉画坛，这本《黎明彩墨孔雀》选印了近四十张黎明的孔雀画。透过这批作品，可以看到他在各个时期孔雀画所展示的不同艺术手法，工意交融，彩墨相映，工笔、写意、半工半意，无一不精。所展示的孔雀生意灵动，造型生动，笔精墨妙，墨和色、虚实节奏在用笔的疾徐之间流露无遗；在羽翼的结构上精而造疏，简而意足，自成家法，特别在描绘孔雀的摇曳长尾上，笔触豪迈遒劲，挥洒自如，可说是前无古人。

编于《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丛书·黎明彩墨孔雀》封面的《好运北京》一画，是黎先生特为北京奥运喝采而作，并将应邀展出于北京中国美术馆。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是神州盛事，画家借笔墨抒发他的爱国情怀，构图新颖、别致、艳丽。画幅中三对翠羽金辉的孔雀，栩栩如生，其中两只白孔雀，用粉之妙，令人赞叹。历代画家精于用粉（白色）可谓凤毛麟角，而黎明素以善于用粉见称。1972年《白孔雀》现藏于香港文化博物馆，便是敷粉佳作，其处理白粉干湿浓淡、层次分明，达到白分八彩，笔法井然，确是难能可贵。

画集中的彩墨孔雀均各有特色,例如今年初在美国展出的《锦绣和鸣》重彩绚烂,艳而不俗;2008年的新作《顾影》写孔雀临流顾影,别有创意;《帝苑珍禽》灵动活跃,表现孔雀行走在草树丛中,典雅清和,较之前人的浓妆艳抹之重彩,也就有雅俗之分吧。画家题识云:“宋徽宗当命画师画孔雀升墩障屏,皆不称旨;谓凡孔雀长墩,





必先左脚，卿等所图，俱先右脚。余画孔雀数十年，翠羽金花，机趣横生；意到笔随，心手相应。未尝刻意求似，岂复究其先左脚、右脚耶！”画家这段话，说出他的心声，成竹在胸，妙悟自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突破。例如1997年的《桐花孔雀》，1998年的《俪影》（番禺博物馆藏），2006年的《翠羽金花》、《石榴孔雀》便是写意之作，《和鸣》（香港中文大学藏）则是半工半意。前人云“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工致，鲁莽不是苍老，拙恶不是高古，丑怪不是神奇”（清人方薰《山静居画论》），工笔画最易流于刻板。黎明认为画家首先必须观察实物，多写生，清晰地理解雀鸟的生态结构，以诗人的情怀，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调动艺术手段，通过笔墨、敷彩、衬托、渲染描绘对象，主张破旧立新，有时不妨突破前人的构图法则的清规戒律，我写我法，尤须不断尝试变法更新。这就是黎明坚持创新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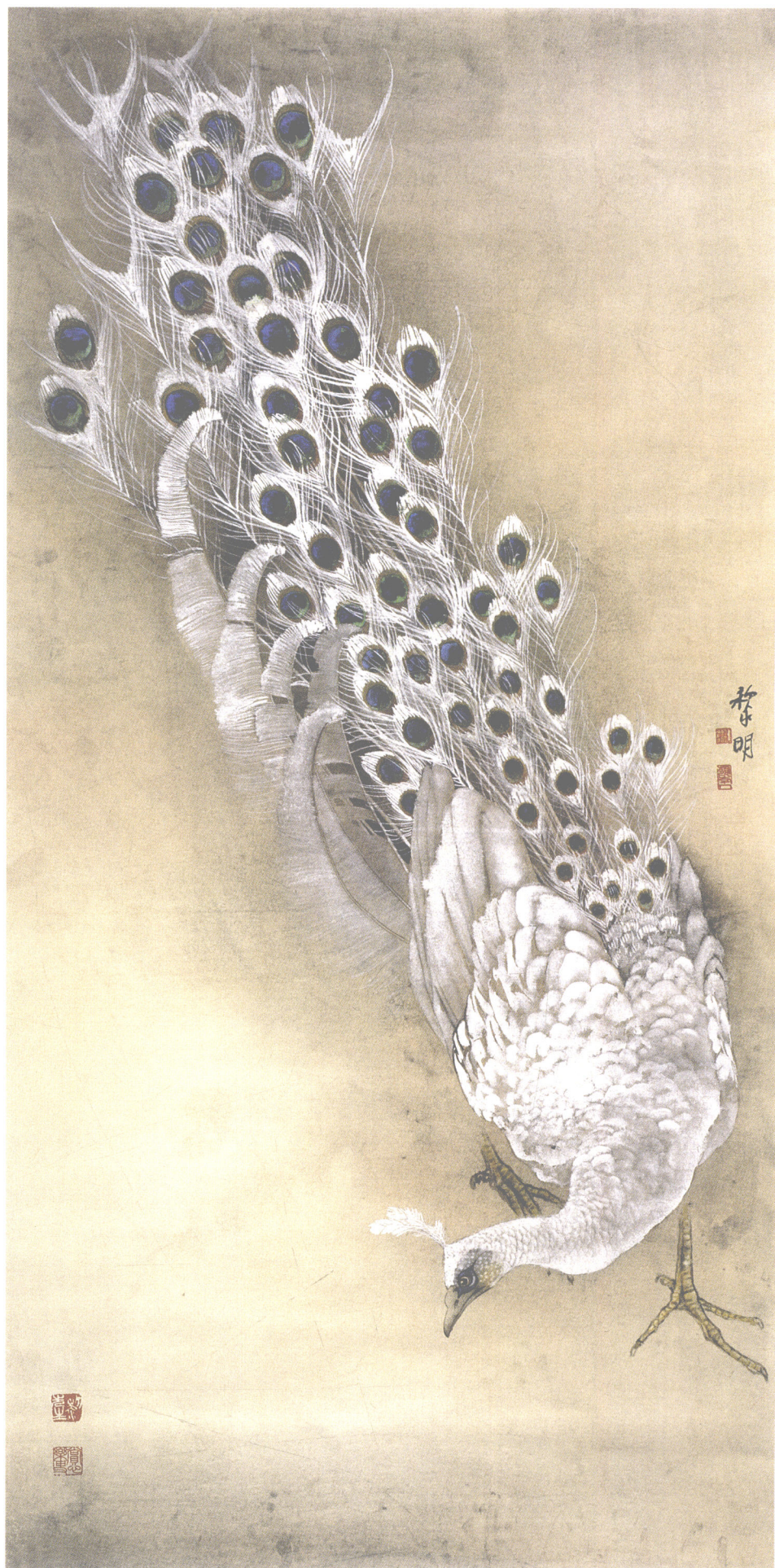
贾德江先生在《当代名家花鸟画库》中评介黎明的作品时说“中国工笔花鸟画是一个传承有序的画科，在创作上重法度、讲规矩，要求画家察物要精细入微，描绘要精益求精，行笔勾细整饬，赋色明丽典雅。这一艺术风范早在五代两宋时期就取得了高度成就，甚至成为后世的典范。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行突破，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了使这一古老的画科注入新的生命，黎明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又说“他的画是传统的，精神是时代的，在突破宋院体画的传统模式中又吸收西画长处，色墨并重，墨彩流溢，散发着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审美气度”。黎明具有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刻意求变的精神，近年的新作，又有更多的突破。例如《锦羽清晖，凌风高翔》描绘一双孔雀，墨彩淋漓，展翅高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霓裳歌舞庆回归》图中雀群载歌载舞，抒发作者赤子之情，是对回归祖国的颂歌。此作于泼彩中见笔墨，灵动活泼，不落俗套。《孔雀》画作以书入画，笔法遒劲，突显了中国画的笔墨特色，背景以泼彩花点，融汇西法，别具一格。而《赏樱图》以泼彩法写樱花，兼具东西方绘画之法，更发挥岭南派渲染之长，情景交融，描绘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在黎明作品中，曾见有多张百鸟图，论者谓“千姿百态，趣尽天然，一改传统花鸟的折枝和小品画法，使花鸟画从狭小的宫苑中解放出来”。画集中也选印了两张大景花鸟画，如《紫荆花开百鸟和鸣》和另一幅《百鸟图》的局部，让我们可以欣赏到飞鸣雀跃、锦绣绚丽的花鸟世界。

这篇短文，浅谈黎明创新宋院画风骨的点滴，让读者自行品评，并祝愿黎先生的作品中孔雀世界开辟更宽广的境界和更多样的风采。



黎明





美人难画，孔雀也难画，不甜不美，一甜就媚，不像不真，一真就俗。故如今聪明画家多，图省事的画家多，美人照画，以怪为美，而刻意固守知难而进就显得尤为可贵。黎明的孔雀朴拙含蓄，雅逸闲淡，拖着尾翼，或成双成对，和鸣啼春，或盘桓林间，深居简出，其神态安详，一如远古高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黎明笔下的孔雀如此安详、从容，其实也正画出了他对入世出世、人生在世的某种思考，画出了他对安详为美、恬淡为美的由衷礼赞。

——杨建（原载《北京美术报》）

（附局部）

1972 纸本
135cm × 65cm

白孔雀

（香港文化博物馆藏）